

青春似火，追忆流年

——评新派年代剧《似火流年》

陆嘉宁



正在优酷播出的年代青春剧《似火流年》，以对年代剧传统的大胆改造令人耳目一新。故事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几个莽撞少年在旧城区鱼龙混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野蛮生长、如何抱团取暖，又如何各自殊途。主人公以倒叙的口吻追忆流年，唏嘘不已又温情尚存，其中有怀旧和回味，但更多的是反思与激励。

将作者性注入电视剧

《似火流年》的监制文牧野曾打造了《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等多部有影响力的现实题材电影作品，导演韩晓邯亦是上述作品的主创，创作者们给该剧打上了浓重的“作者”烙印。在《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中，既有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怀，又有强烈的戏剧性，且两部影片中都有极具特色的“团队人物关系”。各有性格的小人物们团结起来，在境遇窘迫的局面下，靠市井智慧生生拼杀出一条道路，他们拼果决又不失朴素的人情味，即使有缺陷犯了错，也焕发着人性光彩。

这些作者特色延续到了《似火流年》之中，几位旧城区市井人家的毛头小子，懵懵懂懂模仿他人好勇斗狠，在时代的变革潮流中，他们年轻又冲动，迷茫又勇敢，在还没看清道路的时候，就卷入了洪流，从此身不由己。只有极少数早慧而有定力的人，能够从漩涡中抽身而出，却只能望着在泥潭中挣扎的昔日好友，无力挽救；

而失足者必须亲自赎罪，代价是巨大的。

全剧渗透着浓浓情味，阐释大义的同时不忘对个体施以关怀，在复杂叙事中凸显小人物的烟火气，令人想起创作者们往日佳作。

该剧的作者性还体现在主创在视听语言和空间场景方面的追求，使得全剧极具“电影感”。剧中的1980年代弥漫着暖黄色的光晕，既怀旧又温暖。少年们跟人打架时，奔跑在几乎只容一人通行的狭窄胡同；氤氲着水蒸气、老式澡堂里，街区“老炮儿”们气定神闲，各色“切口”你来我往；看似不起眼的破败四合院里，其实卧虎藏龙；而去往南方之后深陷陷阱时，迷宫般的地下黑工厂，激烈的打斗与枪战，又好像带观众来到了1980年代香港电影的世界。

音乐元素也可圈可点，主人公们年少闲暇时，会弹起吉他，一起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也会捧着收音机和磁带视如珍宝。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时的他们不过是些单纯莽撞的孩子，那份义气、质朴和内心深处的善良是可贵的，如果不是复杂的环境因素，他们本该成长为社会栋梁。配乐流露出的感伤与怀旧，提示着昔日的纯真，与后续的歧路挣扎两相对照，构成了强烈的警示。

以正能量达成拯救与疗愈

该剧的主人公之一汪磊，自幼丧父，母亲经营殡仪店，对他的管教充满暴力和戾气。富

有意味的是，汪磊被设定为“无痛症”患者，他对任何疼痛都缺乏感知，靠着打黑拳等暴力方式换取外快。相比经济收入，这个人似乎更需要用打黑拳来消除内心的空洞与麻木，就像世界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镜头下《愤怒的公牛》。在此构成了一重隐喻，将大时代中个体的迷茫与偏执外化为鲜明的特征。汪磊的精神世界并非麻木不仁，他外冷内热，表面与一切疏离，但也会以极端的方式与邪恶同归于尽，走出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自我救赎之路。

在物质匮乏、旧规则改写而新规未立的年代，少年们性烈如火，义字当头，却缺乏引导，在社会染缸中沉浮。有人奋发努力，靠知识改变命运，步上正途大路；有人逞血气之勇，被眼前利益所惑，忏悔无门。但正如全剧从头到尾弥漫的暖黄色光影所暗示的，即使人间存在阴暗与残酷，正能量的强大感召力恰恰在暗色中更加突显。身为警察的另一位主人公林志华出淤泥而不染，他能够共情，关键时刻亦会大义灭亲；而那些游走在灰暗地带的昔日兄弟，他们内心深处怀有理想与正义，只是始终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去实现人生理想。于公法不容情，于私人情永在，剧中的情法冲突激烈而深刻，并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诠释了何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最终以积极的正能量和淳朴的情义实现了对个体创痛的疗愈，坚定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信念。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新闻女王》：在写实与悬浮之间

黄启哲

《新闻女王》播出过半程，豆瓣评分已从最初的7.9稳步上涨至8.2，热度也有“出圈”之势。当然了，同样以传媒业为故事背景的《以爱为营》“滑铁卢”，也多少为《新闻女王》的走红造了势——前者如何让女主角作为传媒人的专业素养臣服于霸总偶像剧泡泡；后者中的男女主角就如何为了搞事业争地位而“断情绝爱”。

不管是余诗曼、马国明领衔的演员阵容，还是紧凑酣畅且不断反转的剧情，《新闻女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不过，就目前的剧情走向与立意格局来看，对比TVB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法证先锋》《妙手仁心》等，《新闻女王》仍存在明显差距。即便同近两年两部高分港剧——聚焦儿科医生的《星空下的仁医》与以真实案例为灵感的《男排女将》相比，《新闻女王》也更像是一部“权斗剧”，而非“职业剧”。尽管主角们言必称“新闻真相”，动辄要缔造“十年收视最高”“新闻的极致”，可报道的议题、采用的手段以及最终的事件走向，更像是为了各方利益争斗而服务。三五集尚能带给观众爽感，但如若整部剧皆以算计为卖点、靠反转为噱头，恐怕仍是没看清这些年港剧低迷的症结。

修正了“恋爱脑”的设定，却向“失真”偏航

《新闻女王》的走红，有其必然性。作为一部反映传媒业的剧集，故事讲述了一家本土电视台新闻部中的职场之战。相比于时下依靠场景、服饰与嘴炮凸显专业性“高大上”的所谓职场剧，该剧的主配角展现出了职场人该有的事业心与基本素养。

拿三位主角来说，余诗曼饰演的文慧心、马国明饰演的梁景仁与李施嬅饰演的张嘉妍，展现了三种不同的传媒人形象，或者说是职场人形象。文慧心敢打敢拼，秉持追寻新闻真相但无不用其极，尤其是在精英主义作祟下，常有操弄真相之举。而在报道“英国脱欧专题”中一战成名的梁景仁，在晋升黄金时段主播后，反倒放弃了“专业”与“权威”的正统，转而在娱乐化、炒新闻的道路上骑虎难下。比起台前业务的精进，显然他在幕后的社交运作中更加如鱼得水，从而为公司拉来不少赞助。选择不卷入权力纷争的张嘉妍有着良善与赤诚之心，但也曾动念为获取信息而试图偷看伴侣的职业机密。饱满的人物塑造，带给观众久违的写实感。

然而，说是“写实”，剧集又为了戏剧效果，存在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不专业。比如，文慧心为向上争取职位，竟在直播中以“罢录”相要挟，与对方僵持直至倒计时。又如，已晋升主任的梁景仁，在打压文慧心时所采用的，仍是给提词器做手脚等低劣伎俩。再比如，剧中的记者不是能在救援人员赶到之前就进入事故现场，就是能在不做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冲入火场调查事故原因。看起来是坐实了文的“女强人”、梁的“真小人”与其他角色的“拼命三郎”人设，但也以牺牲社会真实为代价。

如此职业剧，尽管修正了诸多偶像剧中“恋爱脑”“悬浮油腻”的设定，但也似乎偏航到了另一条“失真”的道路上。剧中所展现的几方角力，也纯粹成为只是调动戏剧冲突、吸引观众收看的伎俩。这样的职场剧能够在当下拥有相当人气，某种程度上是观众对于更低阶悬浮剧所累积反感的爆发。当大众这种情绪性的反馈逐渐退去，就会回归到对于作品的客观公允评价。不得不说，这样的《新闻女王》，是《珠光宝气》、是《宫心计》、是《溏心风暴》，但显然不是港剧曾引以为傲的“职业剧”。

变革之际，别忘了“手艺人”手里的活儿

2004年，《金枝欲孽》凭借对于人性复杂的幽微洞察，其哀婉沉郁的风格不仅在以往热闹欢快的港产古装剧中独树一帜，更因精良的制作风靡整个华语地区。彼时，抢滩清宫穿越题材的于正刚开始编剧之路而尚未跑偏；而让观众盘出包浆的《甄嬛传》直至在七年后方才施施然与观众见面。只可惜，作为这一题材的开创者，TVB时隔五年后，交出的却是《宫心计》这样一部狗尾续貂之作，在表演水准、剧情设计、视觉审美上全方位开了倒车。后宫佳丽扇耳光瞪眼的桥段，成就了广为流传的网络表情包，也难免断了港剧在这一品类迈向更深思想、更精制作的进阶之路。

不过，回溯这几年的剧集创作，我们也应看到，香港地区创作者并非没有破局之心。一方面，接连推出《刑侦日记》与《金宵大厦》这样因循港剧传统的职业剧与世情剧；另一边，也有《叹息桥》与华语其他地区创作新风向积极接轨的作品，也都取得一定的关注与好评。只是，这些作品所覆盖的观众量级，与数十年前的全民空巷已不可同日而语。

可以说，所谓港剧的式微，也与当下全球电视剧制播生态的变化有着很大关系。在如今全球的电视剧创作均由电视台主导逐步转向平台化主导的过程中，相比于资本在IP、明星、营销上的大手笔，对于潜力题材的敏锐嗅觉、完备严苛的演员训练体系与接地气有温度的写实态度，是“手艺人”对抗“大厂”的核心优势。期待《新闻女王》的热播，能够激励后来者，重拾传统亦革除弊病，带来有正宗“港味”亦有时代“鲜味”的品质之作，共同推进当下的中国叙事。

日常的入侵与韵味的消解

——古装剧的“现代日常生活化”趋势与反思

张明浩

近年来，“日常叙事”成为古装剧的重要创作趋势。而在“日常叙事”模式之下，这些古装剧又大体展现出两种日常叙事模式：一种是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星汉灿烂》等采用“古代日常生活化”叙事方式讲述故事的作品，此类作品聚焦古代人生活，满足现代人对古代人及其家庭生活的想象；另一种则是以《卿卿日常》《田耕纪》等为代表的具有“现代日常生活化”气息的作品，此类作品在展现古代人日常生活的同时，会加以现代日常对话、现代日常观念等元素，表现出轻快的叙事特点。

比如《田耕纪》，这一讲述“游戏穿越”的作品话题性较高，剧中主人公借助现代游戏回到古代田耕生活的设置也较为新奇。并且，以“现代游戏玩家”“上帝视角”的方式开启“游戏未知世界”探索的设置也较为符合当下网络“游生代受众”的喜爱。在此设置下，作为“古装”的该剧，有着诸多“现代”的影子——无论是剧本台词上，还是主人公观念上。这种现代化的影子，在拉近与受众距离的同时，似乎也在消解本属古装、古代生活的韵味。也正因此，思考古装剧现代元素注入的程度、古装剧是否适合现代日常生活化表达等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原因探寻：青年网民的审美日常化与主体性想象高诉求

正如马克思所言，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古装剧现代日常生活化趋势产生的直接原因，与现代受众群体的消费诉求直接相关。如今，影视作品受众多为20-30岁青年群体，这些青年一代的受众自小便受到网络、游戏等各种文化的影响，并且，这一代网民的“权利表达意识”“网络发声意识”等主体性意识、行为极强。这也能够说明，他们想看到为青年主体发声、展现青年主体性的作品。比如2022年在网络上大火的《开端》，其核心就是在讲述“青年游戏一代借助青年游戏与推理的优势，拯救老一代”的故事，显然，这种故事能够满足这一群爱发声、想改变世界的青年群体的艺术审美想象。

与之同理，青年受众消费群体的强烈主体性



《卿卿日常》剧照

意识也影响着古装剧的生产与创作思维，促使着古装剧现代日常生活化趋势的形成。从《卿卿日常》开始，我们便能够发现这一“古装”其实是披着“古装外壳”的“现代青年成长记”。该剧中青年男女有着平等意识，并且该剧中的故事设置与逻辑也是完全脱离甚至是架空古代生活的——尽管有一个虚构的、如“桃花源”一般的历史背景作为该剧支撑，但里面的人，明显是“现代的人”。该剧中青年一代群体依靠合作与现代性的青年意识来改变、拯救老一代人的思维、处境，这种故事核心，是与目前青年网民的消费诉求高度贴合的。再以《田耕纪》为例，这种具有现代日常生活化气息的作品，能够使受众在观看时更有一种“游戏快感”——受众仿佛剧中女主一般变为“游戏玩家”，以“玩家”身份、“上帝视角”的方式“侵入”古代生活，以现代观念冲击古代观念，并尝试打破古代大众认知与既定规则的“铁屋子”，这种带有某种“拯救意味”“闯关情节”的设置，无疑能够满足现代“游戏一代”青年网民的审美诉求与主体性消费诉求。

另一方面，青年网民的审美日常化消费诉求，甚至是“消解”“解构”意识，也是促使古装剧现代

日常生活化趋势产生的重要原因。从抖音上青年群体创作的古装搞笑化视频（如给早年间作品重新配音、以现代人视角重讲等），到B站中对古装剧的现代化拼贴、重构，都能看出青年一代群体较为强烈的解构意识。而《田耕纪》似乎也在营造一种“解构”后的“古代”。该剧，作为象征界的“古代”不再是崇高不可侵犯的，而变为女主“实验世界”与“练武场”，古代的法则、规矩都因为现代人的入侵而被迫瓦解，比如女主被逼嫁时借助古代婚前男女情感规则而“反规训”。由此，一种古代制度被现代青年消解甚至解构。在此过程中，青年受众的主体性想象被满足。

艺术表现：“礼仪消解”、现代式人物品性及其生活化语言

从“礼仪再现”到“礼仪消解”是古装剧“现代日常生活化”的重要艺术表现之一。在古装剧呈现古代生活时，“礼仪再现”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无论是展现古代平民生活具有神话韵味的《新白

娘子传奇》，还是展现官员家庭生活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作品，都十分注重古代礼仪的再现。这种“礼仪再现”表现在故事人物的行为、语言、基本古代礼仪规范等各个方面。而从《卿卿日常》开始，到《田耕纪》，在这些具有“现代日常生活化”色彩的古装剧中，“礼仪”“礼教”等能够代表古代生活的“显性元素”逐渐淡化。

《卿卿日常》中的女主以吃而闻名，很多基本礼仪并不熟练，甚至没有礼仪意识（这种不熟练并非《还珠格格》中小燕子那般知礼仪而不熟练，而是一种礼仪意识不明确）。而到了展现普通人生活的《田耕纪》中，那种古代的礼仪尽管以“家庭中各色人等都尊重爷爷，都犯错过便跪”来展现，但实则并没有展现如《新白娘子传奇》那般古代平民基本的礼仪方式，甚至与古代人生活礼仪相悖。该剧中的女主及其家人，自家的相处大多围绕“鸡毛琐事”的争宠与化解展开，与外人的交流方式也是现代化的吐槽方式，人物出现与人物之间的交流都有一种现代轻快感、随意感，而显然，这种现代随意感，与古代礼仪那种温润感是明显不同的。也就是说，此类现代日常生活化的古装剧，在基本的世界观或礼仪观上是“现代式”的，因为里面的人物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都是现代生活化的，而非考究后的古代生活模式。

除去“礼仪消解”之外，此类古装剧在人物品性与语言上，也多遵循“现代日常生活化”模式。在人物品性上，无论是《田耕纪》还是《卿卿日常》，剧情中的女主都是“超时代”而存在的“现代女主”，她们追求婚姻平等，追求自主意识，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也并非受封建意识全面影响的“铁屋子中的男人”，而是有着超越封建意识但又与现代意识有一定距离的“居间人”。这些人有着现代人的生活意识，比如“自带反PUA人设”“躺平式人生理念”。他们还有着一种平稳的、自洽且超越于古代约束的生活态度。他们的这种现代生活意识，都是以往古装宅斗剧或人物成长剧之中不常见的意识。在语言上，此类剧集中的对话都和当下大众的对话模式、对话语言高度匹配。不仅主角们的对话都是现代用语，甚至主人公还会用现代歌曲来故意搞怪，内涵对方，在情节上也使用很多“现代网络梗”来使情节有趣、生动。

创作反思：现代日常与古装想象的错位融合

美感的产生需要有距离。但当一些古装剧集打破了审美距离，使具有令人想象特质的古代生活变成了与当下生活无差异的生活。尽管这能够更好地使年轻受众体验到游戏的快感，但也混淆了当下与历史之间的严格界限，导致历史距离的消解——观众在剧集中似乎能够体验到游戏玩家的掌控全局、统领全局、游戏人间的乐趣，但剧中现代化日常生活的语言与相处模式、环境呈现，也使本来具有“光环”“灵气”“想象”甚至带有某种崇高美学特质的“古代”消解为了一种游戏中的“背景板”。

美感的产生也需要韵味的加持。韵味也是古装剧吸引人的重要法宝。从《琅琊榜》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梦华录》，这些高影响力古装剧都有着浓厚的韵味。这种韵味包括剧中所呈现的“器物之韵味”与“人物之韵味”“礼仪之韵味”等等，比如器物精致考究、人物语言的“点到为止”、人物性格的内敛温润、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张力关系，都使这些作品有着极高的吸引力。但在最近的一些古装剧中，人的韵味被消解了，人物成为“自带网络梗”但不带“古代人之韵味”的“游戏符号”，剧中的人语言过于直接、处理矛盾时更没有以往古装剧中那种“做事的韵味感”，人物礼仪上过于随意，事件架构上也过于琐碎。这种处理方式，使婉转、梦绕的古代想象，变成了一条“直线”，消解了叙事中“隔景”“借景”等独具东方意味的韵味。韵味的消解带来了一种想象的瓦解，而当受众对古代不再想象时，那古装剧这一类型的危机也便到来了。

探索古装剧的现代日常生活化，但又尊重历史本身的韵味、尊重历史中人物的韵味、尊重古装剧既定范式，应该是此类作品未来创作的有效方式。当古装剧为迎合现代人而将古代的人异化为现代的人时，古装剧这一类型也将被打上问号。

（作者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